

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

北风如刀，满地冰霜。

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，一队清兵手执刀枪，押着七辆囚车，冲风冒寒，向北而行。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，都作书生打扮，一个是白发老者，两个是中年人。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，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，怀中抱着个女婴，女婴啼哭不休。她母亲温言相呵，女婴只是大哭。囚车旁一清兵恼了，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再哭，再哭，老子踢死你！”那女婴一惊，哭得更加响了。

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，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。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眼眶也红了，说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农小孩问道：“爹爹，他们犯了什么罪？”那文士道：“又犯了什么罪？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，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，个个都是无辜株连。”他说到“无辜株连”四子，声音压得甚低，生怕给押囚车的官兵听见了。那小孩道：“哪个小女孩还在吃奶，难道也犯了罪么？真没道理。”那文士道：“你懂得官兵没道理，真是好孩子。咳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人为鼎锅，我为麋鹿！”

那小孩道：“爹，你前几天教过我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。人家是切菜刀，是铁板，我们就是鱼和肉。”“人为鼎锅，我为麋鹿”这两句话，意思也差不多么？”那文士道：“正是！”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，拉着小孩的手道：“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屋里去。”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。

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，在纸上写了个“鹿”字，说道：“鹿这种野兽，虽是庞然大物，性子却极为平和，只吃青草和树叶，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。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，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，那只有给人家吃力。”又写了“逐鹿”两字，说道：“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。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，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。《汉书》上说：‘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’那就是说，秦朝失了天下，群雄并起，大家争夺，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，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。”

那小孩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小说书上说‘逐鹿中原’，就是大家争着要作皇帝的意思。”那文士甚是喜欢，点了点，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，道：“古人煮食，不用灶头锅子，用这样三只脚的鼎，下面烧柴，捉到了鹿，就在鼎里煮来吃。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，心里不喜欢谁，就说他犯了罪，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。《史记》中记载商相如对秦王说：‘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，臣请就鼎锅。’就是说：‘我该死，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！’”

那小孩道：“小说书上又常说‘问鼎中原’，这跟‘逐鹿中原’好象意思差不多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不错。夏禹王收九州之金，铸了九大鼎。当时的所谓‘金’其实是铜。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，后世为天下之主的，便保有九鼎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‘楚子观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。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，他问鼎的轻重大小，便是心存不轨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。’”

那小孩道：“所以‘问鼎’，‘逐鹿’便是想做皇帝。”未知鹿死谁手，就是不知那一个做

成了皇帝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正是。到得后来，问鼎，逐鹿，这四个字，也可借用于别处，但原来的出典，是专指做皇帝而言。”说道这里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做百姓的，总是死路一条。”未知鹿死谁手，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，这头鹿，却是死定了的。”

他说着走到窗边，向窗外望去。只见天色沉沉地。似要下雪，叹道：“老天爷何其不仁，数百个无辜之人。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。下起雪来，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。”

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，并肩而来，走到近处，认出了面貌。那文士大喜，道：“是你黄伯伯，顾伯伯来了！”快步迎将出去，叫道：“梨洲兄，亭林兄，那一阵好风，吹得二位光临？”

右首一人身形微胖，额下一部黑须，姓黄名宗羲，字梨洲，浙江余姚人士。左首一人又高又瘦，面目黝黑，姓顾名炎武，字亭林，江苏昆山人士。黄顾两人都是当世大儒，明亡之后，心伤国变，隐居不仕，这日连袂来到崇德。顾炎武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晚村兄，有一件要紧的事，特来和你商议。”

这文士辛吕名留良，号晚村，世居浙江府崇德县，也是明末，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。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，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，临事镇定，即说是要紧事，自然非同小可，拱手道：“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，解解寒气。”当下请二人进屋，吩咐那小孩道：“葆中，去跟娘说，黄伯伯，顾伯伯到了，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。”

不多时，那小孩女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，布在书房桌上。一名老仆奉上酒菜。吕留良待三人退出，关上了书房门，说道：“黄兄，顾兄，先喝三杯！”

黄宗羲神色惨淡，摇了摇头。顾炎武却自斟自饮，一口气连干了六七杯。

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此来，可是和《明史》一案有关吗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正是。”顾炎武提起酒杯，高声吟道：“‘清风虽细难吹我，明月何尝不照人？’晚村兄，你这两句诗，真是绝唱！我每逢饮酒，必诵此诗，必浮大白。”

吕留良心怀故国，不肯在清朝做官。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，保荐他为“山林隐士”，应徵赴朝为官，吕留良誓死相拒，大吏不敢在逼。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“博学鸿儒”，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，显是轻辱朝廷，不免有杀身之祸，于是削发为僧，做了假和尚。地方官员见他意坚，从此不再劝他出山。

“清风，明月”两句，意在讽刺清廷，怀念前明，虽然不敢刊行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，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。黄宗羲道：“真是好诗！”举起酒杯，也喝了一杯。吕留良道：“两位谬赞了。”

顾炎武一抬头，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，宽约丈许的大画，绘的是一大片山水，笔势纵横，气象雄伟，不禁喝了声采，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：“如此江山”，说道：“看这笔路，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。”留良道：“正是。那‘二瞻’先生姓查，名士标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，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这等好画，如何却无题跋？”吕留良叹道：“二瞻先生此画，颇有深意。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，即不落款，亦无题跋。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，一时兴到，画送了我，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？”

顾黄二人站起身来，走到画前仔细观看，只见大江浩浩东流，两岸峰峦无数，点缀着奇树怪石，只是画中云气弥漫，山川虽美，却令人一见之下，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气。

顾炎武道：“如此江山，沦于夷狄。我辈忍气吞声。偷生其间，实令人悲愤填膺。晚村兄何不便提诗一首。将二瞻先生之意，表而出之？”吕留良道：“好！”当即取下画来，平铺于桌。黄宗羲研起了墨。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。顷刻诗成，诗

云：

“其为宋之南渡耶？如此江山真可耻。其为崖山以后耶？如此江山不忍视。吾今始悟作画意，痛哭流涕有若是。以今视昔犹犹今，吞声不用枚衔嘴。画将皋羽西台泪，研入丹青提笔吮。所以有画无诗文，诗文尽在四字里。尝谓生逢洪武初，如督忽瞠跛可履。山川开霁故壁完，何处登临不狂喜？”

书完，掷笔于地，不禁泪下。

顾炎武道：“痛快淋漓，真是绝妙好辞。”吕留良道：“这诗殊无含蓄，算不得好，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，好教观画之人得知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何日故国重光，那时‘山川开霁故壁完’，纵然穷山恶水，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，真所谓‘何处登临不狂喜’了！”顾炎武道：“此诗结得甚妙！终有一日驱除胡虏，还我大汉河山，比之徒抒悲愤，更加令人气壮。”

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画是挂不得了，晚村兄得须妥为收藏才是。倘若给吴之荣之类的好人见到，官府查究起来，晚村兄固然麻烦，还牵连了二瞻先生。”

顾炎武拍桌骂道：“吴之荣这狗贼，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。我辈书生积习，作诗题画，却搁下了正事。不知究竟如何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我二人来止，乃是为了二瞻先生的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，原来这场‘明史’大案，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伊璜兄也受了牵连？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。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华镇，伊璜先生并不在家，说是出外访友去了。炎武兄眼见事态紧急，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，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，特来探访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他……他却没有来。不知到了何处。”顾炎武道：“他如在府上，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。我已在他的书房的墙壁上提诗一首，他若归家，自然明白，如所趋避，怕的是不知音讯，在外露面，给公人拿了，那可糟了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这‘明史’一案，令我浙江名士几乎尽遭毒手。清廷之意甚恶，晚村兄名头太大，亭林兄和小弟之意，要劝晚村兄离家远游，避一避风头。”

吕留良气愤道：“清廷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，拼着千刀万剐，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，出了胸中这口恶气，才痛痛快快的就死。”

顾炎武道：“恶臭兄豪气干云，令人好生敬佩。怕的是见不到清廷皇帝，却死于一般的下贱的奴才手里。再说，清廷皇帝只是小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朝政大权，尽操纵于权臣鳌拜之手。兄弟和梨洲兄推想，这次‘名士’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，雷厉风行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。”

吕留良道：“两位所见甚是。清兵入关以来，在江北横行无阻，一到江南，却处处遇到反抗，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，不断根他们捣乱。鳌拜乘此机会，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。哼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，因此咱们要留着有用之身，和清廷周旋到底，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，反是堕入他们的算中了。”

吕留良登时省悟，黄顾二人冒寒枉顾，一来固是寻见查伊璜，二来是劝自己一时按捺不住，枉自送了性命，良友苦心，实深感激，说道：“二位金石良言，兄弟那敢不尊？明日一早，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。”顾黄二人大喜，齐声道：“自该如此。”

吕留良沉吟道：“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？”只觉天涯茫茫，到处是敌人的天下，真无一片干净土地，沉吟道：“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”顾炎武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便真有桃源乐土，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，去躲了起来……”吕留良不等他辞毕，拍案而起，大声道：“亭林兄此言责备的是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暂时避祸则可，但若去躲

在桃花源里，逍遥自在，忍令亿万百姓在清兵铁蹄下受苦，于心何安？兄弟失言了。”

顾炎武微笑道：“兄弟近年浪迹江湖，着实结交了不少好朋友。大江南北，见闻所及，不但读书人反对清廷，而贩夫走卒，屠沽市井之中，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。晚村兄要是有意，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，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？”吕留良大喜，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，二位少坐，兄弟去告知拙荆，让她收拾收拾。”说着匆匆入内。

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，说道：“‘明史’一案，外间虽传说纷纷，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，二来说话之人顾忌甚多，不敢尽言。兄弟独处蜗居，未知其详，到底是何起因？”

顾炎武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部明史，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，其中对清廷不大恭敬，那也是有。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，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，又如何会对他们客气？”吕留良点头道：“听说潮洲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，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，以己名刊行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。”

浙西杭州，嘉兴，潮洲三府，处于太湖之滨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盛产稻米蚕丝。潮洲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，清时分为乌程，归安二县。自来文风甚盛，历代才士辈出，梁时将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，元代书画皆至极品的赵孟頫，都是潮洲人氏。当地又以产笔著名，潮洲之笔，徽洲之墨，宣城之纸，笔怯渴溪之砚，文房四宝，天下驰名。

潮洲府有一南浔镇，虽是一个镇，却比寻常州县还大，镇上富户极多，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。其实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，生有数子，长子名叫廷琬，自幼爱好诗书，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。到得顺治年间，庄廷琬因读书过于勤，忽然眼盲，寻遍名医，无法治愈，自是郁郁不欢。”

忽有一日，邻里有一朱姓少年携来一部手稿，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，向庄家抵押，求借数百两银子。庄家素来慷慨，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着，既来求借，当即允若，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。但那朱姓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，要出门远游，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，恐有遗失，存在家里又不放心，要寄存在庄家。庄允城便达因了。那朱姓少年去后，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，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。

朱国桢这部明史稿，大部份已经刊行，流传于世，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，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。庄廷琬听清客读了数日，很感兴味，忽然想起：“昔日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，却因一部史书《左传》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。我今日眼盲，闲居无聊，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，流传后世？”

大富之家，办事容易，他即兴了此念，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，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他认为何处当增，何处当删，便口述出来，由宾客笔录。

但想自己眼盲，无法博览群籍，这部明史修撰出来，如内容谬误甚多，不但大名难享，反而被人讥笑，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，延请许多通士文儒，再加修订，务求尽美。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，便辗转托人，俾辞相邀。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，受到庄家邀请的，一来怜其眼盲，感其意诚，二来又觉得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，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，对稿本或修正其误，或加润饰，或撰写一两篇文章。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了不少大手笔之力。书成不久，庄廷琬便去世。

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，即行刊书。清代刊印一部书，着实不易，要招请工匠，雕成一块块木版，这才印刷成书。这部明史卷帙浩繁，雕工印工，费用甚巨。好在庄家有的是钱，拨出几件大屋作为工场，多请工匠，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，书名叫做《明书辑略》，撰书人列名为庄廷琬，请名士李令哲作序。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，有茅元铭，吴之铭，吴之蓉，李祁涛，茅次莱，吴楚，唐元楼，严云起，蒋麟徽，韦金佑，韦一园，

张契、董二西、吴炎、潘圣章等，共十八人。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，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，名头太大，不便直书其名，因此含糊糊的只说是“朱氏原稿”。

“明书辑略”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，是以体例精备，叙述详明，文字又华瞻雅致，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。庄家又是志在扬名，书价取得极廉。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，本有不少攻拒指责的言语，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，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。当时明亡未久，读书人心怀故国，书一刊行，立刻就大大畅销。庄廷琨之名噪江南北。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，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，自是老怀弥慰。

也是乱世之时，该当小人得志，君子遭祸。潮洲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，在任贪赃枉法，百姓恨之切齿，终于为人告发，朝廷下令革职。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，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，但革职的廷令一下，他东賄西赂，到处打点，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，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，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。他官财两失，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，说道为官清苦，此番丢官，连回家也没有盘缠，无法成行。有些富人为免麻烦，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。待得来到富室朱家，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，非但不送仪程，反而狠狠讥讽，说道搁下在潮洲做官，百姓给你害得好苦，我朱某就算有钱，也宁可去周济给搁下害苦了的贫民。吴之荣虽然恼怒，却也无法可施，他即已被革职，无权无势，有怎能奈何得了富家巨室？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。

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，对这赃官很瞧不起，见他到来求索，冷笑一声，封了一两银子给他，说道：“依搁下的为人，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，只是潮洲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也好，多一两银子，能早去片刻也是好的。”

吴之荣心下怒极，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心想：“这姓庄的爱听奉承，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，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，再也不皱一皱眉头。”便笑道：“庄翁厚赐之，却不恭。兄弟今日离别潮洲，最遗憾的便是无法将‘潮洲之宝’带一部回家，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。”

庄允城问道：“什么叫着‘潮洲之宝’？”吴之荣笑道：“庄翁这可太谦了。士林之中，纷纷都说，令郎廷琨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史才，史识，史笔，无一不是旷古罕有，左马班庄，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。这‘潮洲之宝’，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。”

吴之荣前一句“令郎所撰”，后一句“令郎亲笔所撰”把庄允城听的心花怒放。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所作，内心不免遗憾，吴之荣如此说，正好大投所好，心想：“人家都说此人贪赃，是个龌龊小人，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，眼光到是有的。原来外间说这书是‘潮洲之宝’，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。”不由得笑容满面，说道：“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，古今四大良史，兄弟可不大明白，还请指教。”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，心下暗暗欢喜，说道：“庄翁未免太谦了。左丘明作《左传》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班固作《汉书》，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。自班固而后，大史家就没有了。欧阳修作《五代史》，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文章虽佳，才识终究差了。直到我大清盛世，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《明史辑略》出来，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，司马迁，班固三位前辈齐驱，‘四大良史，左马班庄’，这句话便是由此而生。”

庄允城笑容满面，连连拱手，说道：“谬赞，谬赞！不过‘潮洲之宝’这句话，毕竟当不起。”吴之荣正色道：“怎么当不起？外间大家都说：‘潮洲之宝史丝笔，还是庄史居第一’！”蚕丝和毛笔是潮洲两大名产，吴之荣品格卑下，却有三分才情，出口成章，将“庄史”和潮洲丝，潮笔并称。庄允城听得更是喜欢。

吴之荣又道：“兄弟来到贵处做官，两袖清风，一无所得。今日老着脸皮，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，作为我家传家之宝。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，自必才思大进，光宗耀祖，全仗庄文之赐了。”庄允城笑道：“自当奉赠。”吴之荣又谈了几句，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，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，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，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，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，不着边际的瞎说。庄允城道：“荣翁且请宽坐。”回进内室。

过了良久，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，放在桌上。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，便将包裹掂了掂，那包裹虽大，却是清飘飘地，内中显然并无银两，心下好生失望。过得片刻，庄允城回到厅上，捧起包裹，笑道：“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，谨以相赠。”

吴之荣谢了，告辞出来，没回到客店，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，摸到的竟是一部书，一束蚕丝，几十管毛笔。他费了许多唇舌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，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，可是赠送的是他信口胡诌的‘湖洲三宝’，心下暗骂：“他妈的，南得这些财主，都如此小气！也是我说错了话，倘若我说湖州三宝乃是金子 and 银子和明史，岂不是大有所获？”

气愤愤的回到客店，将包裹往桌上一丢，倒头便睡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大黑，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，他又舍不得令叫饭菜，愁肠饥火，两相煎熬，再也睡不着觉，当下解开包裹，翻开那部《明史》阅看。看得几页，眼前金光一闪，赫然出现一张金叶。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，揉了揉眼细看，却不是金叶是什么？当下一阵乱抖，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，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，十张金叶便有两两黄金，两两黄金抵得四百两银子。

吴之荣喜不自胜，寻思：“这姓庄的果然狡猾，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，随手抛弃，翻也不翻，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，看是谁读他儿子的这部书，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。是了，我便多读几篇，明天再上门去，一面谢他赠金之惠，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，大赞而特赞。他心中一喜，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。”

当下剔亮油灯，翻书诵读，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，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，国号金，建元“天命”突然间心中一凛：“我太祖于丙辰建元，从这年起，就不该用明朝万历年号，该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。”

一路翻阅下去，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，书中仍用“明天启七年”，不作“大金天聪元年”。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，改元崇德，这部书仍作“崇祯九年”，不书“大清崇德元年”，甲申年书作“崇祯十七年”不书“清顺治元年”。又看入关之后，书中于乙酉年书作“隆武元年”，丁亥年书作“永历永历”，那隆武，永历，乃明朝唐王，桂王的年号，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，不将清朝放在眼里。他看到这里，不由得拍案大叫：“反了，反了，这还了得！”

一拍之下，桌子震动，油灯登时跌翻，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。黑暗之中，突然间灵机一动，不由得大喜若狂：“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才？生官发财，皆由于此。”想到开心处，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。忽然听得店伴拍门叫道：“客官，客官，什么事？”

吴之荣笑道：“没什么！”点燃油灯，重新翻阅。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鸣，这才和衣上床，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出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，便在睡梦中，也是不住的嬉笑。

换朝代之际，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，最是着意。最犯忌这，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，引人思念前朝。《明书辑略》记叙的是明代之事，以明代年号纪年，原无不合，担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，却是极大的祸端。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，大都只助修数卷，未能通阅全书，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，偏是对前朝痛恨入骨，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明年号。庄廷珑是富室公子，双眼有盲，未免粗疏，终于小人可乘之隙。

次日中午，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，到了杭州，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稟帖，连同这部明

史，送入将军松魁府中。他料想松魁收到稟帖后，便会召见。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，赏赐极厚，自己立此大功，开复原官顾是意料之事，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。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，一连等上大半年，日日道将军府去打探消息，却如石沉大海一般，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，不许他再上门啰唆。

吴之荣心焦已极，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即将用尽，这场告发却没半点结果，又是烦恼，又是诧异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，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，踱进去去看看白书，以消永日，只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《明书辑略》，心想：“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，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？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，明日再写一张稟帖，递进将军府去。”浙江巡抚是汉人，将军则是满洲人，他生怕巡抚不肯行此文字大狱，是以定要向满洲将军告发。

他打开书来，只看得几页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全身犹如堕入冰窟，一时宛如涨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只见书中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踪，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，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，至于功汗建州卫都督，以及大书隆武，永历等年号的文字，更是一字不见。但文字前后贯串，书页上干干净净，更无丝毫涂改痕迹，这戏法如何变来，实是奇哉怪也。

他双手捧书，在书铺中呆呆出神，过得半晌，大叫一声：“是了！”眼见此书页封函，洁白崭新，向店馆一问之下，果然是湖洲贩书客人新近送来，送货还不过七八天。他心道：这庄允城好厉害！当真是钱可通神收回旧书，重新镌版，另刊新书，将原书中所有干犯禁忌之处，尽行删削干净。哼，难道就此罢了不成？”

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。原来杭州将军松魁不识汉字，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稟帖，登时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此事牵连重大之极，拿着稟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。

这幕客姓程，名维藩，浙江绍兴人氏。明清两朝，官府的书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，所以“师爷”二字之上，往往冠以“绍兴”，称为“绍兴”师爷。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，此后办理刑名钱谷，处事便十分老到。官府中所有公文，均由师爷手拟，大家既是同乡，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，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驳。所以大小新官上任，最要紧的便是重金聘请一位绍兴师爷。

明清两朝，绍兴人做大官的人并不多，却操纵了中国庶政大数百年之久，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奇迹。那程维藩宅心忠厚，信奉“公门之中好修行”这句名言。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，师爷拟稿之中略重，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，稍加开脱，便可使之死里逃生，因之在公门中救人，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。他见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，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生破家，当即向将军告几天假，星夜坐船，来到湖洲南浔镇上，将此事告诉庄允城。

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，自是魂飞天外，登时吓得全身瘫软，口涎直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过了良久，这才站起身来，双膝跪地，向程维藩叩谢大恩，然后现他回计。

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，反覆推考，已思得良策，心想这部《明书辑略》流传已久，隐瞒是瞒不了的，唯有施一个釜底抽薪之计，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，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，一面赶开夜工，另镌新版，删除所有讳忌之处，重印新书，行销于外。官府追究之时，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，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，便可消一场横祸了。成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，某某官府处应送礼若干，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，庄允城一一受教。

程维藩回到杭州，隔了半个多月，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稟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枬，

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,说道投票者是因赃已革知县,似有挟怨吹求之嫌,请府台大人详查。

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,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将出去。其时庄允城的重贿,已经送到将军衙门,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。朱昌柝接到公事,这等刊书之事,属学政该管,压了十多天后,才移牒学政胡尚衡。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,又告了一个月的病假,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,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。湖州府学官又耽擱了二十几天,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,要他二人申覆。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,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,二人将二部新书缴了上去,回说道:“该书平庸粗疏,无裨世道人心,然细查全书,尚无违禁犯例之处。”层层申覆,就此不了了之。

吴之荣直到在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,方知就里,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,才能重揭此案。杭州各家书铺之中,原版书早给庄家买清,当下前赴浙东偏僻洲县收购,岂知仍是一部也觅不到。他穷乡潦倒,只好废然还乡。也是事有凑巧,旅途之中,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,一看之下,所读的便是这部《明书辑略》,借来一翻,竟是原版。这一下大喜过望,心想若向店主人求购,一来他未必肯售,二来自己也无银子,买不起,只好偷。深夜之中悄悄起床,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,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,一不作,二不休,索性告倒北京城去。

吴之荣来到北京,便写了禀帖,告倒礼部,都察院,通政司三处衙门,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,改铸新版。

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,三处衙门先后驳覆下来,都称细查庄廷琨所著《明书辑略》一书,无违禁犯例,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,并非实情,显系挟嫌诬告,至于贿赂官员云云,更系扑风捉影之通政司的批驳更是严厉,说道:“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,遂以天下清官,皆如彼之贪。”原来庄允城受了教,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,都察院,通政司三处衙门,有关官吏师爷,也早送了厚礼打点。

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,眼见回家已无盘缠,势将流落异乡。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,稍有犯禁,便即处死,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,早已得手,偏生遇着的手是富豪之家,这才阻碍即无退路,心想拼着坐牢,也要将这案子干到底,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,分呈四位顾命大臣,同时又中写了数百张招纸,揭露其事,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。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,倘若官府追究起来,说他危言耸听,扰乱人心,不免有杀头的重罪。

那四个顾命大臣,名叫索尼,苏克萨哈,遏必隆,鳌拜,均是满洲的开国功臣。顺治皇帝逝世之时,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。其中鳌拜最为凶横,朝中党羽极众,清廷大权,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。他生怕敌党他不利,是以派出无数探子,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。这日得到密报,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贴,揭发浙江姓庄百姓著书谋叛,大逆不道,浙江官员受贿,置之不理等情。

鳌拜得悉之下,立即查究,登时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。便在此时,吴之荣的禀帖也已递入鳌拜府中。他当即召见吴之荣,详向其事,再命手下汉人细阅吴之荣所呈缴的那部原版明史,所言果是实情。

鳌拜以军功而封公爵,做大官,向来歧视汉人和读书人,掌握大权后便想办几件大案,镇慑人心,不但使汉人不敢兴反叛之念,也令朝中敌党不敢有甚矣语,当即派出钦差,赴浙江查究。这一来,庄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,连杭州将军松魁,浙江巡抚朱昌柝以下所有大小官员,也都革职查办。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学之士,无一不锒铛入狱。

顾炎武,黄宗羲二人在吕流落家中,将此案的来龙去脉,详细道来,吕来龙听得只是

叹惜。当晚三人联榻长谈。议论世事，说道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忠良，把持朝政，种种倒行逆施众至明室覆亡，入清后汉人惨遭屠戮，祸难方深，无不扼腕切齿。

次日一早，吕来龙全家和顾黄二人登舟东行。江南中常以上人家，家中都自备有船，江南水乡，河道四通八达，密如蛛网，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，所谓“北人乘马，南人乘舟”，自古已然。

到得杭州以后，自运河折而向北，这晚在杭州听到消息，清廷已因此案处决了不少百姓官员，庄廷琨已死，开棺戮尸，庄允城在狱中不堪虐待而死，庄家全家数十口，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，妻女发配沈阳，给满洲骑兵为奴。前礼部侍郎李令哲为该书作序，凌迟处死，四子处斩。李令哲的幼子刚十六岁，法司见杀得人多，心肠软了，命他减供一岁，按照清律，十五岁以下者得免死充军。那少年道：“我爹爹哥哥都死了，我也不愿独生。”终于不肯易供，一并处斩。松魁，朱昌枰入狱候审，幕客程维藩凌迟弃市。归安，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。因此案牵连，冤枉而死的人亦死不计其数。湖州知府谭希闵到任还只半月，朝廷说他知情不报，受贿隐匿，和推官李焕，训导王兆祯同处绞刑。

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心下怀恨最深，那日去打秋风，给他抢白了一场，逐出门来，当下向办理此案的法司声称，该书注明依据“朱氏原稿增删润饰而成”，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，又说他的名字“朱佑明”，显是心存前明，诅咒本朝。这样一来，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同处斩首，朱家的十余万财产，清廷下令都赏给吴之荣。

最惨的是，所有雕版的刻工，印书的印工，装订的钉工，以及书贾，书铺的主人，卖书的店员，买书的读者，查明后尽皆处斩。据史书记载，其时苏州浒墅关有一个榷货主事李尚白，喜读史书，听说苏州阊门书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，内容很好，派一个工役去买。工役到时，书店主人外出，那工役便在书铺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着等候，等到店主回来，将书买回。李尚白读了几卷，也不以为意。过了几个月，案子发作，一直查究到各处贩书买书之人。其时李尚白在北京公干，以购逆书之罪，在北京立即斩决。书店主人和奉命买书的工役斩首。连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牵连，说他即知那人来购逆书，何以不即举报，还让他在家中闲坐？本因斩首，姑念年逾七十，免死，和妻子充军边远之处。

至于江南名士，因庄廷琨慕其大名，在书中列名参校者，同日凌迟处死，计有茅元锡等十四人。所谓凌迟处死，乃是一刀一刀，将其全身肢体肌肉慢慢切割下来，直到犯人受尽痛苦，方才处死。因这一部书而家破人亡的，当真难以计数。

吕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，愤恨难当，切齿痛骂。黄宗羲道：“伊璜先生列名参校，这一会也怕难逃此劫。”他三人和查伊璜向来交好，都十分挂念。

这一日舟至嘉兴，顾炎武在城中买了一份邸报，上面详列明史一案中获罪诸人的姓名。却见上谕中有一句话说：“查继佐，范骧，陆圻三人，虽列名参校，然事先未见其书，免罪不究。”顾炎武将邸报拿到舟中，和黄宗羲，吕留良三人同阅，啧啧称奇。

黄宗羲道：“此事必是大力将军所为。”吕留良道：“大力将军是谁？要到请教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两年之前，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，但见他府第焕然一新，庭院宽大，陈设富丽，与先前大不相同。府中更养了一班昆曲戏班子，声色曲艺，江南少见。兄弟和伊璜先生向来交好，说得上互托肝胆，便问起情由。伊璜先生说出一段话来，确是风尘中的奇遇，‘当下便将这段故事转述了出来。

查继佐，字伊璜。《觚剩》一书中有雪连一文，述此奇事，开首说：“浙江海宁查孝廉，字伊璜，才华丰艳，而风情潇洒，常谓满眼悠悠不堪愁对，海内奇杰，非从尘埃中物色，未可得也。”）这一天家居岁暮，命酒独酌，不久下起雪来，约下越大。查伊璜独饮无

聊，走到门外观赏雪景，见有个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，这乞丐身形魁梧，骨格雄奇，只穿一件破单衫，在寒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，只是脸上颇有郁怒悲愤之色。查伊璜心下奇怪，便道：“这雪非是一时能止。进来喝一杯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甚好查伊璜便邀请他进屋，命书僮取出杯筷，斟了杯酒，说道：“请！”那乞丐举杯便干，赞得：“好酒！”

查伊璜给他连斟了三杯，那乞丐饮得极是爽快。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，心下喜欢，说道：“兄台酒量极好，不知能饮多少？”那乞丐道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这两句虽是熟套语，但在一个乞丐口中说出来，却令查伊璜暗暗称奇，当即命书僮捧出一大坛绍兴女儿红来，笑道：“在下酒量有限，适才又已饮过，不能陪兄畅饮。老兄喝一大碗，我陪一小杯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

当下书僮将酒烫热，分斟在碗中杯内。查伊璜喝一杯，那乞丐便喝一大碗。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时，脸上日无酒意，查伊璜却已颓然醉倒。要知那绍兴女儿红酒入口温和，酒性却颇厉害。绍兴人家生下儿子女儿，便酿数坛至数十坛不等，埋入地下，待女儿长大嫁人，将酒取出宴客，那酒其时作琥珀色，称为女儿红。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，自然醇厚之极。至于生儿子人家所藏之酒，称为“状元红”，盼望儿子日后中状元时取出宴客。状元非人人可中，多半是在儿子娶媳妇时用以饗客了。酒坊中酿酒用以贩卖的，也袭用了状元红，女儿红之名。

书僮将查伊璜扶入内堂安睡，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。次晨查伊璜醒转，忙去瞧那乞丐时，只见他负手而立，正在欣赏雪景。一阵北风吹来，查伊璜只觉寒入骨髓，那乞丐却是泰然自若。查伊璜道：“天寒地冻，兄台衣衫未免过于单薄，”当即解下身上的羊裘袍子，披在他肩头，又取了十两银子，双手捧上，说道：“这些买酒之资，兄台勿却。何时有兴，请再来喝酒。昨晚兄弟醉倒，未能扫榻留宴，简慢勿怪。”那乞丐接过了银子，说道：“好说。”也不道谢，扬长而去。

第二年春天，查伊璜到杭州游玩，一日在一座破庙之中，见到有口极大的古钟，少说也有四百来斤，他正在鉴赏钟上所刻的文字花纹，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进佛殿，左手抓住钟钮，向上一提，一口大钟竟然离地数尺。那乞丐在钟下取出一大窝肉，一大钵酒来，放在一旁，再将古钟置于原处。查伊璜见他如此神力，不禁赫然，仔细看时，竟然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，笑问：“兄台还认得我吗？”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你。今日我来作东，大家再喝个痛快，来来来，喝酒。”说着将土钵递了过去。

查伊璜接过土钵，喝了一大口，笑道：“这酒挺不错啊。”那乞丐从破碗中抓起一大块肉，道：“这是狗肉，吃不吃？”查伊璜虽觉肮脏，但想：“我即当他是酒友，倘若推辞，未免瞧他不起了。”道谢伸手接过，咬了一口，咀嚼之下，倒也甘美可口。两人便在破庙中席地而坐，将土钵递来递去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吃肉时便伸手到碗中去抓，不多时酒肉俱尽。那乞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只可惜酒少了，醉不到孝廉公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去年冬天在敝处邂逅，今日又再无意中相遇，实是有缘。兄台神力惊人，原来是一位海内男子，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，小弟好生喜欢，兄台有兴，咱们到酒楼去再饮如何？”那乞丐道：“甚妙！甚妙！”两人到西湖边的楼外楼，呼酒又饮，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。待得酒醒，那乞丐已不知去向。

那是明朝崇祯末年之事，过得数年，清兵入关，明朝覆亡。查伊璜绝意进取，只在家中闲居，一日忽有一名军官，领兵四名，来到查府。

查伊璜吃了一惊，只道是祸事上门，岂知那军官执礼甚恭，说道：“奉广东吴军门之命，有薄礼奉赠。”查伊璜道：“我和贵上素不相识，只怕是弄错了。”那军官取出拜盒，拿出一张大红泥金名帖，上写“拜上查先生伊璜，讳继佐”，下面写的是“眷晚生吴六奇顿首

百拜”。查伊璜心想：“我连吴六奇的名字也没听说过，为何送礼于我？”当下沉吟不语。那军官道：“敝上说道，这些薄礼，请查先生不要见笑。”说着将两只朱漆烫金的圆盒放在桌上，俯身请安，便即别去。

查圆伊璜打开礼盒，赫然是五十两黄金，另一盒却是六瓶洋酒，酒瓶上缀以明珠翡翠，华贵非凡。查伊璜一惊更甚，追出去要那军官收回礼品，武人步快，早已去得远了。

查伊璜心下纳闷，寻思：“飞来横财，非祸是福，莫非有人陷害于我？”当下将两只礼盒用封条封起，藏于密室。查氏家境小康，黄金倒也不必动用，只是久闻洋酒之名，不敢开瓶品尝，未免心痒。

过了数月，亦无他异。这一日，却有一名身穿华贵的贵介公子到来。那公子不过十七八岁，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，带着八名从人，一见查一盒，便即跪下磕头，口称：“查世伯，侄子吴宝宇拜见。”查伊璜忙即扶起，道：“世伯之称，可不敢当，不知尊大人是谁？”那吴宝宇道：“家严名讳，上六下奇，现居广东通省水陆提督之职，特命小侄造府，恭请世伯到广东盘桓数月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前承令尊大人厚赐，心下好生不安，说来惭愧，兄弟生性疏阔，记不起何时和令尊大人相识，兄弟一介书生，素来不结交贵官。公子请少坐。”说着走进内室，将那两只礼盒捧了出来，道：“还请公子携回，实在不敢受此厚礼。”他心想恶吴六奇在广东做提督，必是慕己之名，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。这人官居高位，为满洲人做鹰犬，欺压汉人，倘若受了他金银，污了自己的清白，当下脸色之间颇为不悦。

吴宝宇道：“家严吩咐，务必请到世伯。世伯若是忘了家严，有一件信物在此，世伯请看。”在从人手中接过一个包裹，打了开来，却是一件十分敝旧的羊皮袍子。

查伊璜见到袍子，记得是昔年赠给雪中奇丐的，这才恍然，原来这吴六奇将军，便是当年共醉的友友，心中一动：“清兵占我天下，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义旗，四方嫌诏，说不定便能将清兵逐出关外。这奇丐居然还记得我昔日一饭一袍之惠，不是没有良心之人，我若动以大义，未始没有指望。男儿建功报国，正在此时，至不济他将我杀了，却又如何？”

当下欣然就道，来到广州。吴六奇将军接入府中，神态极是恭谨，说道：“六奇流落江南，得蒙查先生不弃，当我是朋友。请我喝酒，送我皮袍，倒是小事，在那破庙中肯和我同钵喝酒，手抓狗肉，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。六奇其时穷途潦倒，到处遭人冷眼，查先生如此热肠相待，登时令六奇大为振奋。得有今日，都是出于查先生之赐。”查一盒淡淡的道：“在晚生看来，今日的吴将军，也不见得就比当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。”

吴六奇一怔，也不再问，只道：“是，是！”当晚大开筵席，遍邀广州城中的文武官员与宴，推查伊璜坐了首席，自己在下首相陪。

广东省自巡抚以下的文武百官，见提督大人对查伊璜如此恭敬，无不暗暗称异。那巡抚还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来微服查访的钦差大臣，否则吴六奇平素对人十分倨傲，何以对这个江南书生却这等必恭必敬？酒散之后，那巡抚悄悄向吴六奇探问，这位贵客是否朝中红员。吴六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兄当真聪明，鉴貌辨色，十有九中。”这句话本来意存讥讽，说他这第十次却猜错了。岂知那巡抚竟会错了意，只道查伊璜真是钦差，心想这位查大人在吴提督府中居住，已给他巴结上了，吴提督向来和自己不甚投机，倘若钦差大人回京之后。奏本中对我不利，那可糟糕，回去后备了一份重礼，次日清晨，便送到提督府来。

吴六奇出来见客，说道查先生昨晚大醉未醒，府台的礼物一定代为交到，一切放心，不必多所挂怀。巡抚一听大喜，连连称谢而去。消息传出，众官员都知巡抚大人送了份

厚礼给查先生。这位查先生是何来头，不得而知，但连巡抚都送厚礼，自己岂可不送？数日之间，提督府中礼物有如山积。吴六奇命帐房一一照收，却不令查先生得知。他每日除了赴军府办办公事外，总是陪着查伊璜喝酒。

这一日傍晚时分，两人又在华亭凉台中对坐饮酒。酒过数巡，查伊璜道：“在府上叨扰多日，已感盛情，晚生明日便要北归了。”吴六奇道：“先生说那里话来？先生南来不易，若不住上一年半载，决计不放先生回去。明日陪先生到五层楼去玩玩。广东风景名胜甚众，几个月内，游览不尽。”

查伊璜乘着酒意，大胆说道：“山河虽好，已沦夷狄之手，观之徒增伤心。”吴六奇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先生醉理，早些休息罢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初遇之时，我敬你是个风尘豪杰，足堪为友，岂知竟是失眠了。”吴六奇问道：“如何失眠？”查伊璜朗声道：“你具大好身手，不为国民出力，却助纣为虐，作朝廷的鹰犬，欺压我大汉的百姓，此刻兀自洋洋得意，不以为耻。查某未免羞以为友。”说着霍地站起身来。

吴六奇道：“先生噤声，这些话给人听见了，可是一场大祸。”查伊璜道：“我今日还当你是朋友，有一番良言相劝。你如不听，不妨便将我杀了。查某手缚鸡之力，反正难以相抗。”吴六奇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将军手统广东全省兵符，正事起义反正的良机。登高一呼，天下响应，纵然大事不成，也教清廷破胆，轰轰烈烈的干它一场，才不负你天生神勇，大好头颅。”

吴六奇斟酒于碗，一口干了，说道：“先生说得好痛快！”双手一伸，嗤的一声响，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，露出黑黧黧的胸膛，拨开胸毛，却见肌肤上刺着八个大字：“天地父母，反清复明。”

查伊璜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？”吴六奇掩好衣襟，说得：“适才听得先生一番宏论，可敬可佩。先生不顾殒身灭族的大祸，披肝沥胆，向在下指点，在下何干再行隐瞒。在下本在丐帮，此刻是天地会的洪顺堂红旗香主，誓以满腔热血，反清复明。”

查伊璜见了吴六奇的胸口刺字，更无疑议，说得：“来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适才言语冒犯，多有得罪。”六奇大喜，心想这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那是将自己比作关云长了，道：“这等比喻，可不敢当。”查伊璜道：“不知何谓丐帮，何谓天地会，倒要请教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生请再喝一杯，待在下慢慢说来。”当下二人各饮了一杯。

吴六奇道：“由来已久，自宋朝以来，便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帮。帮中兄弟均是以行乞为生，就算是家财豪富之人，入了丐帮，也须散尽家资，过叫化子的生活。帮中帮主以下是四大长老，其下是前后左右中五方护法。在左护法，在帮中算是八袋弟子，位份已颇不低。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，打起架来，在下其时酒醉，失手将重伤。不敬尊长已是大犯帮规，殴伤长老更是大罪，帮主和四长老集议之后，将在下斥革出帮。那日在府上相遇，先生请我饮酒，其时在下初遭斥逐，心中好生郁闷，承蒙先生不弃，胸怀登时舒畅了不少。”查伊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第二年春，在西湖边上再度相逢，先生折节下交，誉我是海内奇男子。在下苦思数日，心想我不容于丐帮，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，每日里烂醉如泥，自暴自弃，眼见数年之间，就会醉死。这位查先生却说我是位奇男子，难道就此一蹶不振，再无出头之日？过不多时，清兵南下，我心下愤怒，不明是非，竟去投效清军，立了不少军功，残杀同胞，思之好生惭愧。”

查伊璜正色道：“这就不对了。兄台不容于丐帮，独来独往也好，自树门户也好，何苦出此下策，前去投效清军？”吴六奇道：“在下愚鲁，当时未得先生教诲，干了不少错事，当真该死之极。”查伊璜点头道：“将军既然知错，将功赎罪，也还不迟。”

吴六奇道：“后来清兵席卷南北，我也官封提督。两年之前，半夜里忽然有人闯入我卧室行刺。这刺客武功不是我的对手，给我拿住了，点灯一看，竟然便是昔年给我打伤的那位丐帮孙长老。他破口大骂，说我卑鄙无耻，甘为异族鹰犬。他越骂越凶，每一句话都打中了我心坎。这些话有时我也想到了，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不对，深夜扪心自问，好生惭愧，只是自己所想，远不如他所骂得那么痛快明白。我叹了口气，解开他被封住的穴道，说道：‘孙长老，你骂得很对，你这就去罢！’他颇为诧异，便即越窗而去。”

查伊璜道：“这件事做对了！”

吴六奇道：“其时提督衙门的牢狱之中，关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汉子。第二天的清早，我寻些藉口，一个个将他们放了，有的说是捉错了人，有的说不是主犯，从轻发落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那位孙长老半夜又来见我，开门见山的问我，是否已有了悔悟之心，原意反清立功。我拔出刀来，一刀斩去左手两根手指，说：‘吴六奇决心痛改前非，今后听从孙长老号令。’伸出左手，果然无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见，只剩三根手指。”

查伊璜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好汉子！”

吴六奇继续说道：“孙长老见我意诚，又知我虽然生性鲁莽，说过的话倒是从未失言，便道：‘很好，待我回覆帮主，请帮主的示下。’十天之后，孙长老又来见我，说帮主和四长老会商，决定收我回帮，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。又说丐帮已和天地会结盟，同心协力，反清复明。那天地会是台湾国姓爷郑大帅手下谋主陈永华陈先生所创，近年来在福建，浙江，广东一带，好生兴旺。孙长老替我引见会中广东洪顺堂香主，投入天地会。天地会查了我一年，交我办了几件要事，见我确是忠心不贰，最近陈先生从台湾传讯来，封我为洪顺堂香主之职。”

查伊璜素然不明白天地会的来历，但台湾国姓爷延平郡王郑成功孤军抗清，精忠英勇，天下无不闻知。这天地会既是他手下谋主陈永华所创，自然是同道中人，当下不住点头。

吴六奇又道：“国姓爷昔年率领大军，围攻金陵，可惜寡不敌众，退回台湾，但留在江浙闽三省不及退回的旧部官兵却着实不少。陈先生暗中联络老兄弟，组成了这个天地会，会里的口号是‘天地父母，反清复明’，那便是在下胸口所刺的八个字。寻常会中兄弟，身上也不刺字，在下所以自行刺字，是学一学当年岳武穆‘尽忠报国’的意思。”

查伊璜心下甚喜，连喝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兄台如此行为，才真正不愧为海内奇男子之称了。吴六奇道：“‘海内奇男子’，在下愧不敢当，只要查先生认我是个朋友，姓吴的已快活不已了。我们天地会总舵主陈永华陈先生，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陈近南，那才着实响当当的英雄好汉，江湖上说起来无人不敬，有两句话说的好：‘平生不识陈近南，就称英雄也枉然。’在下尚未见过陈总舵主之面，算不了什么人物。”查伊璜想象陈近南的英雄气概，不禁神往。斟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来，咱们为陈总舵主干一杯！”

两人一口饮干。查伊璜道：“查某一介书生，于国于民，全无裨益。只须将军那一日乘机而动，奋起抗清，查某必当投效军前，稍尽微劳。”

自这日起，查伊璜在吴六奇府中，与他日夜密谈，商讨抗清的策略。吴六奇说道：“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步扩展到北方诸省，各个大省之中都已开了香堂。查伊璜在吴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，这才回乡。回到家里，却大吃一惊，旧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，原来吴六奇派人携了广东大小官员所送的礼金，来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兴土木，营建楼台。

查伊璜素知黄宗羲和顾炎武志切兴复，奔走四方，聚合天下英雄豪杰，共图反清，因此将这件事毫不隐瞒的跟他说了。

黄宗羲在舟中将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吕留良，说道：“此事若有泄漏，给清廷先下手为强，伊璜先生和吴将军固是灭族之祸，而反清的大业是折了一条栋梁。”吕留良道：“除了你我三人之外，此事自是决不能吐露只字，纵然见到伊璜先生，也绝不能提到广东吴将军的名字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伊璜先生和吴将军有这样一段渊源，朝中大臣对吴将军倚重正殷，吴将军出面给伊璜先生说项疏通，朝廷非卖他这个面子不可。”吕留良道：“黄兄所见甚是，只不知陆，范二人，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，说是‘未见其书，免罪不究’？难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为疏通吗？”黄宗羲道：“吴将军替伊璜先生疏通，倘若单提一人，只怕惹起疑心，拉上两个人来陪衬一下，也未可知。”吕留良笑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范陆二人只怕直到此刻，还不知这条命是如何拾来的。”顾炎武点头道：“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，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气。”（按：《聊斋志异》中有“大力将军”一则，叙查伊璜遇吴六奇，结语说：“后查以修史一案，株连被收，卒得免，皆将军力也。”评称：“厚施而不问其名，真侠烈古丈夫哉。而将军之报，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仅见。如此胸襟，自不应当老于沟渚，以是知两贤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”“觚剩”一书中叙述此事云：“先是茹中有富人庄延龙者，购得朱相国史稿，传求三吴名士，增益修饰，刊行于世，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，以孝廉凤负重名，亦借列焉，未机私史稿发，凡有事于是书者，论置极典，吴力为孝廉奏辨得1免。”至于吴六奇参与天地会事，正史及过去裨官皆所未载。）

他三人所谈，乃当世最隐秘之事，其时身在运河舟中，后舱中只有吕室母子三人，黄宗羲又压低了嗓子而说，自不虞为旁人窃听，舟既无墙，也不怕隔墙有耳了。不料顾炎武一句话刚说完，忽听得头顶喋喋一声怪笑。三人大吃一惊，齐喝：“什么人？”却更无半点声息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均想：“难道真有鬼怪不成？”

三人中顾炎武最为大胆，也学过一点粗浅的防身武艺，一凝神间，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把匕首，推开窗门，走向船头，凝目向船篷顶瞧去，突然船篷窜起一条非黑影，扑将下来。顾炎武喝道：“是谁？”举匕首向那黑影刺去。但觉手腕一痛，已给人抓住，跟着后心酸麻，已给人点中了穴道，匕首脱手，人也给推进船舱之中。

黄宗羲和吕留良见顾炎武给人推进舱来，后面站着一个黑衣汉子，心中大惊，见那汉子身材魁梧，满面狞笑。吕留良道：“阁下黑夜之中擅自闯入，是何用意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多谢你们三个挑老子发财哪。吴六奇要造反，查运河要造反，鳌少保得知密报，还不重重有赏？嘿嘿，三位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个见证。”

吕顾黄三人暗暗心惊，均深自悔恨：“我们深宵在舟中私语，还是给他听见了，我们行事鲁莽，死不足惜，这一下累了吴将军，可坏了大事。”

吕留良道：“阁下说什么话，我们可半点不懂。你要诬陷好人，尽管自己去干，要想拉扯上旁人，那可不行。”他决意以死相拼，如给他杀了，那便死无对证。

那大汉冷笑一声，突然欺身向前，在吕留良和黄宗羲胸口各点一点，吕黄二人登时也动弹不得。那大汉哈哈一声，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都进舱来罢，这一次咱们前锋营立的功劳可大着啦。”后梢几个人齐声答应，进来了四人，都是船家打扮，一齐哈哈大笑。

顾黄吕三人面面相觑，知道前锋营是皇帝的亲兵，不知如何，这几人竟会早跟上自己，扮着船夫，一直在船篷外窃听。黄宗羲发吕留良也还罢了，顾炎武这十几年来足迹遍神州，到处结识英雄豪杰，眼光可谓不弱，对这几名船夫竟没留神。

只听一名亲兵叫道：“船家调过船头，回杭州去，有什么古怪，小心你的狗命。”后梢上那掌舵的梢公应道：“是！”

掌舵梢公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，顾炎武雇船时曾跟他说过话，这梢公满脸皱纹，弯腰如弓，确是年长摇橹拉纤的模样，当时见了便毫不起疑。没想到这老梢公虽是货真

价实，他手下的船夫都掉了包，自是众亲兵威逼之下，无可奈何，只怪自己但顾得和黄吕二人高谈阔论，陷身危局而不自知。

那黑衣大汉笑道：“顾先生，黄先生，吕先生，你们三位名头太大，连京里大老爷们也知道了，否则我们也不会跟上了你们，哈哈！”转头向四位属下道：“咱们得了广东吴提督谋反的真凭实据，这就赶紧去海宁把那姓查的抓了去来。这三个反贼倔强的紧，逃是逃不了的，得提防他们服毒跳河。你们一个钉住一个，有什么岔子，干系可不小。”那四人应道：“是，谨遵瓜管带吩咐。”瓜管带道：“回京后见了鳌少保，人人不愁生官发财。”一名亲兵笑道：“那都是瓜管带提拔栽培，单凭我们四个，那有这等福分？”

船头忽然有人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凭你们四人，原也没这等福分。”

船舱门呼的一声，向两旁飞开，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，负手背后，脸露微笑。

瓜管带道：“官老爷们在这里办案，你是谁？”那书生微笑不答，迈步踏进船舱。刀光闪过，两柄单刀分左右劈落。那书生闪身避过，随即欺向瓜管带，挥掌拍向他头顶。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，右手成拳，猛力击出。那书生左脚反踢，踹中了一名亲兵胸口，那亲兵大叫一声，登时鲜血狂喷。另外三名亲兵举刀或割或刺。船舱中地形狭窄，那书生施展擒拿功夫，劈勾打，咯的一声响，一名亲兵给他掌缘劈断了颈骨。瓜管带右掌拍出，击向那书生的后脑。那书生反过左掌，砰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瓜管带背心重重撞上船舱，船舱登时塌了一片。那书生连出两掌，拍在余下两名亲兵的胸口，咯咯声响，二人肋骨齐断。

瓜管带纵身从船舱缺口中跳将出去。那书生喝道：“那里走？”左掌急拍而出，眼见便将击到他背心，不料瓜管带正在此时左脚反踢，这一掌恰好击在他的足底，一股掌力反而推着他向前飞去。瓜管带急跃窜出，见岸边有一株垂柳挂向河中，当即抓住柳枝，一个倒翻筋斗，飞过了柳树。

那书生奔到船头，提起竹篙，挥手掷出。

月光之下，竹篙犹似飞蛇，急射而前。但听得瓜管带“啊”的一声长叫，斥革已插入他后心，将他钉在地上，篙身兀自不住晃动。

那书生走进船舱，解开顾黄吕三人的穴道，将四名亲兵的尸体抛入运河，重点灯烛。顾黄吕三人不住道谢，问起姓名。

那书生笑道：“贱名适才承蒙黄先生齿及，在下姓陈，草字近南。”

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

扬州城自古为繁华胜地，唐时杜牧有诗云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古人云人生乐事，莫过于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。自隋炀帝开凿运河，扬州地居运河之中，为苏浙漕运必经之地。明清之季，又为盐商大贾所聚集，殷富甲于天下。

清朝康熙初年，扬州瘦西湖畔的鸣玉坊乃青楼名妓汇集之所。这日正是暮春天气，华灯初上，鸣玉坊各家院子中传出一片丝竹和欢笑之声，中间又夹着猜枚行令，唱曲闹

酒，当真是笙歌处处，一片升平景象。

忽然之间，坊南坊北同时有五六人齐声吆喝：“各家院子生意上的朋友，姑娘们，来花银玩儿的朋友们，大伙儿听着：我们来找一个人，跟旁人并不相干，谁都不许乱叫乱动。不听吩咐的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一阵吆喝之后，鸣玉坊中立即静了片刻，跟着各处院子中喧声四起，女子惊呼声，男子叫嚷声，乱成一团。

丽春院中正在大排筵席，十余名大盐商坐了三桌，每人身边都坐着一名妓女，一听到这呼声，人人脸色大变。齐问：“什么事？”“是谁？”“是官府来查案吗？”突然间大门上擂鼓也似的打门声响了起来，龟奴吓得没了主意，不知是否该去开门。

砰的一声，大门撞开，涌进十七八名大汉。

这些大汉短装结束，白布包头，青带缠腰手中拿着明晃晃的钢刀，或是铁尺铁棍。众盐商一见，便认出是贩私盐的盐枭。当时盐税甚重，倘若逃漏盐税，贩卖私盐，获利颇丰。扬州一带是江北淮盐的集散之地，一般亡命之徒成群结队，逃税贩盐，这些盐枭极是凶悍，遇到大队官兵是一哄而散，逢上小队官兵，一言不合，抽出兵刃，便与对垒。是以官府往往眼开眼闭，不加干预。众盐商知道盐枭向来只是贩卖私盐，并不抢劫行商或做其他歹事，平时与百姓买卖私盐，也公平诚实，并不仗势欺人，今日忽然这般凶恶霸道的闯进鸣玉坊来无不又是惊慌，又是诧异。

盐枭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老者说道：“各位朋友，打扰模怪，在下赔礼。”说着抱拳自左至右，又自右至左的拱了拱手，跟着朗声说道：“天地会姓贾的朋友。贾老六贾老兄，不在这里？”说着眼光向众盐商脸上逐一扫去。

众盐商遇上他的眼光，都是神色惶恐，连连摇头，心下却也坦然：“他们江湖上帮会自各里闹市寻仇，跟旁人可不相干。”

那盐枭老者提高声音叫道：“贾老六，今儿下午，你在瘦西湖旁酒馆中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扬州贩私盐的人没种，不敢杀官造反，就只会走私贩盐，做些没胆子的小生意。你喝饱了黄汤，大叫大嚷，说道扬州贩私盐的倘若不服，尽管到鸣玉坊来找你便是。我们这可不是来了吗？贾老六，你是天地会的好汉子，怎地做了缩头乌龟啦？”

其余十几名盐枭跟着叫嚷：“天地会的好汉子，怎么做了缩头乌龟？辣块妈妈，你们到底是天地会，还是缩头会哪？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是贾老六一个人胡说八道，可别牵扯上天地会旁的好朋友。咱们贩私盐的，原只挣一口苦饭吃，那及得上天地会的英雄好汉？可是咱们缩头乌龟倒是不做的。”

等了好一会，始终不听得那天地会的贾老六搭腔。那老者喝到：“各处屋子都去瞧瞧，见到那姓贾的缩头乌龟，便把他请出来。这人脸上有个大刀疤。好认得很。”众盐枭轰然答应，便一间间屋子去搜查。

忽然东边厢房中有个粗豪的声音说道：“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，打扰老子寻快活？”

众盐枭纷纷吆喝：“贾老六在这里了！”“贾老六，快滚出来！”“他妈的，这狗贼好大胆子！”

东厢房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子不姓贾，只是你们这帮家伙胡骂天地会，老子可听着不大顺耳。老子不是天地会的，却知道天地会的朋友们个个是英雄好汉。你们这些贩私盐的，跟他们提鞋儿，抹屁股也不配。”

众盐枭气得哇哇大叫，三名汉子手执钢刀，向动厢房扑了进去。却听得“哎哟”，“哎哟”连声，三人一个接一个的倒飞了出来，摔在地下。一名大汉手中钢刀反撞自己额头，鲜血长流，登时晕去。跟着又有六名盐枭先后抢进房去，但听得连声呼叫，那六人一个

个都给摔了出来。这些人兀自喝骂不休，却已无人再抢进房去。

那老者走上几步，向内张去，朦胧中见一名虬髯大汉坐在床上，头上包了白布，脸上并无刀疤，果然不是贾老六。那老者大声问道：“阁下好身手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房内那人骂道：“你爹爹姓什么叫什么，老子自然姓什么叫什么。好小子，连你爷爷的姓名也忘记了。”

站在一旁的众妓女之中，突然有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妓女“咯咯”一声，笑了出来。一名私盐贩子抢上一步，拍拍两记耳光，打得那妓女眼泪鼻涕齐流。那盐枭骂道：“他妈的臭婊子，有什么好笑？”那妓女吓得不敢再说。

蓦地里大堂旁钻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，大声骂道：“你敢大我妈！你这死乌龟，烂王八。你出门便给天打雷劈，你手背上掌上马上便生烂疔疮，烂穿你手，烂穿舌头，脓血吞下肚去，烂断你肚肠。”

那盐枭大怒，伸手去抓那孩子，那孩子一闪，躲到了一名盐商身后，那盐枭左手将那盐商一推，将他推得摔了一交，右手一拳，往那孩子背心重重捶了下去。那中年妓女大惊，叫道：“大爷饶命！”那孩子甚是滑溜，一矮身，便从那盐枭胯下钻了过去，伸手抓出，正好抓住他的阴囊，使劲猛捏，只痛得那大汉哇哇怪叫。那孩子却已逃了开去。

那盐枭气无可泄，砰的一拳，打在那中年妓女脸上。那妓女立时晕了过去。那孩子扑到她身上，叫道：“妈，妈！”那盐枭抓住孩子后领，将他提了起来，正要伸拳打去，那老者喝道：“别胡吵！放下小娃子。”那盐枭放下孩子，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将他踢得几个斤斗翻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撞在墙上。

那老者向那盐枭横了一眼，对着房门说道：“我们是青帮兄弟，只因天地会一位姓贾的朋友公然辱骂青帮，又说在鸣玉坊中等候我们来评理，因此前来找人，阁下既然不是天地会的，又跟敝帮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便出口伤人？请阁下留下姓名，帮主他们查问起来，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房里那人笑道：“你们要寻天地会的朋友算帐，跟我什么相干？我自在这里风流快活，大家既然井水不犯河水，那便别来打扰老子兴头。不过我劝老兄一句，天地会的人，老兄是惹不起的，给人家骂了，也还是白饶，不如夹起尾巴，乖乖的去贩私盐，赚银子罢。”那老者怒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倒没见过你这等不讲理的人。”房里那人冷冷的道：“我讲不讲理，跟你有甚相干？莫非你现招郎进舍，要叫我姐夫？”

便在此时，门外悄悄闪进三个人来，也都是盐贩子的打扮。一个手拿链子枪的瘦子低声问道：“点子是什么来头？”那老者摇头道：“他不肯说但口口声声的给天地会吹大气，说不定那姓贾的便躲在他房里。”那瘦子一摆链子枪，头一撇，那老者从腰间取出两柄尺来长的短剑。忽然之间，四人一齐冲进房中。

只听得房中兵刃相交之声大作。那丽春院乃鸣玉坊四大院子之一，没间房都摆设得极为考究，犁木桌椅，红木床榻，乒乓咯喇之声不绝，显是房中用具一件件碎裂。老鸨脸上肥肉直抖，口中念佛，心痛不已，那四名盐枭不断吆喝呼叫，那房中客人却默不作声。厅堂上众人都站得远远地，唯恐遭上鱼池之殃。但听得兵刃碰撞之声越来越快，忽有人长声残呼，猜想是一名盐枭头目受了伤。

那踢倒了孩子的大汉阴囊兀自痛得厉害，见那孩子从墙边爬起身来，恼怒之下，挥拳又向他打去。那孩子侧身闪避，那大汉反手一记耳光，打得那孩子转了两个圈子。众乌奴，盐商眼见此盐枭如此凶狠，再打下去势必要将那孩子活活打死，可是谁也不敢出言相劝。那大汉右拳举起，又往孩子头顶击落。那孩子向前一冲，无地可避，便即推开厢房房门，奔了进去。厅上众人都是“啊”的一声。那大汉一怔，却不敢追入房中追打。